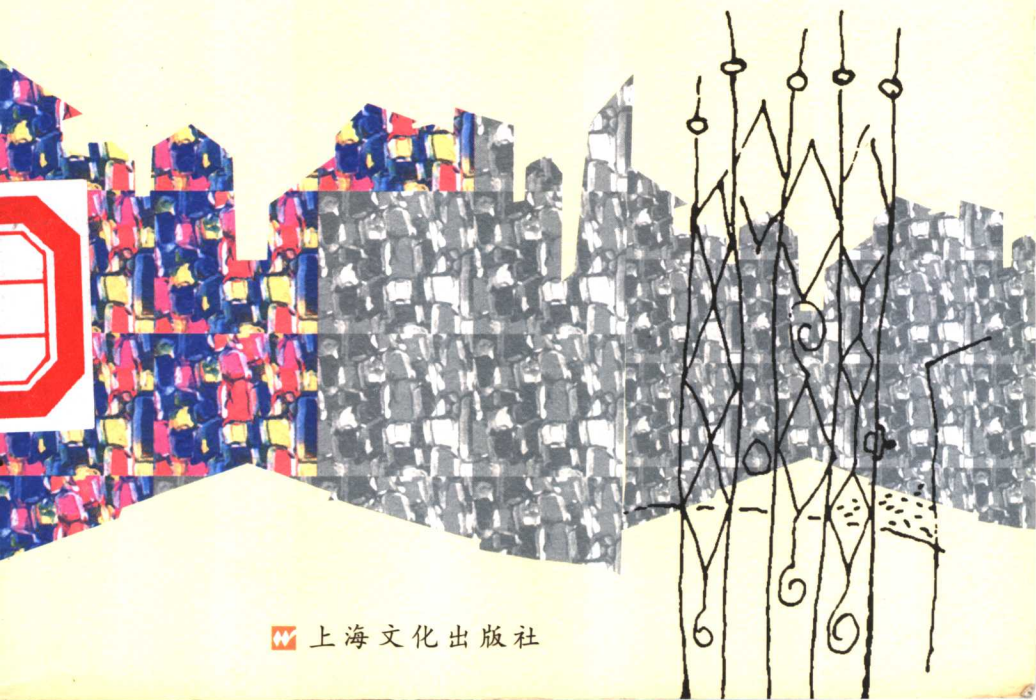


陆幼青文学作品全集长篇小说卷

陆幼青／著

欢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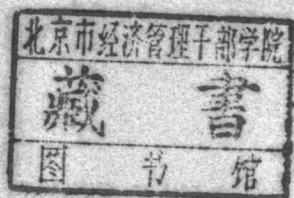
J247.5
62

84651



陆幼青文学作品全集长篇小说卷

陆幼青
著



欢城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欢城/陆幼青著. -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1.5

ISBN 7-80646-340-2

I. 欢… II. 陆…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27855 号

特约编辑: 陈 村

责任编辑: 林爱莲

资料整理: 时牧言

装帧设计: 康笑宇

欢 城

陆幼青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 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bcm.com

经 销 处

东华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字数 203,000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0 册

ISBN 7-80646-340-2/I·355

定价: 18.00 元

《生命的留言》的编辑过程中，编辑就曾一直要求我给陆幼青的书写一个前言或后记什么的，但我谢绝了。

我知道陆幼青的心思，他想要一本书，他一个人写所有的文字的一本书。

写作，当一个作家，对于他来说太重要了，那是他一生的追求与梦想，我明白这一点。

所以，我不想把我的文字加入进去，我想让他实现他的梦想，他要出一本书，一本纯粹都是他写的文字的书。

而这一次，在要出陆幼青的小说全集的时候我又收到了同样的邀请，我还是想谢绝。不过这一次跟上一次不同，因为跟着这些文字的回忆太多太多，写这些文字我会痛，会忍不住地又哭又笑，而我宁可是像从前那样和陆幼青一起笑谈往事，而不愿让一切成为追忆的。

但当这三十万字的陆幼青的心血凝成的两本书的雏型真真实实地放在我的面前时，我忍不住地又有许多话要说。

很多相知非常深的朋友都对我说过相同的话：“时牧言，你为什么会嫁给陆幼青？”每一次我都笑笑说：“我也不知道，就这么糊里糊涂地嫁了。”

可能是单从外表，仅仅是身高来看也不是一般人眼中的般配吧，我的身高有1.66米，而他的身高才1.70米，可能他还虚报了0.05米。

双城

前言

时牧言

我自己也真的不明白，记得我们在十三年前装修新房时，征得他的同意看他大学里的日记，没说过我的一句好话，气得我坐在地上半天不肯起来干活。所以这十几年就一直对他说：上辈子我欠你的。

一直到他在《生命的留言》里写道：都说中文系毕业的人有情结，叫“作家梦”，这好像是因为大部分的人没有成为作家才落下这个病根。

也许就因为这个情结我才嫁给了陆幼青吧。

在大学里，陆幼青跟许多才华出众的人比起来显得沉默，但跟他谈话会让你感到他是一个幽默风趣、条理清晰、善解人意又让人放心的对象。于是，我常常会跟他聊天，甚至将其他男孩子追求我的事都告诉他，让他给我出个主意，当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了。

到了大四写毕业论文的阶段，因为停了课，就有除了泡图书馆便是大家一起疯玩的时间了。记得我们当时有六个同学（三男三女）老是聚在一起，晚自习后便去江苏路一家私人开的咖啡馆，店名就叫“维维咖啡屋”。我们掏出口袋里所有的零花钱，喝着冰淇淋沙达、红葡萄酒，有时甚至是很差的威士忌或白兰地，也从不考虑明天怎么过。有一次一个女孩口袋里有二十七元钱，原来打算去买一把吉它。然而一时高兴，一晚上六个人把她的琴喝光了。那时候我们都认为自己很深沉很清高，担心世俗的一切。

八十年代初的小咖啡馆，有火车座和壁灯，还有一个很理解我们的三十岁左右的长得很男人气的老板，但从来都没有见

他的老婆来过，客人都走后他便关了店堂里其他的灯，在火车座上躺下，留下我们几个轻声细语聊到天亮。

男孩子们都抽烟。如果第二天我们几个家在上海的女孩要回家，一定要从里到外换了衣服再洗一个澡，要不然满身的烟味非被爸妈赶出来不可。

那一段日子就在深深的留恋和向往及担忧中很快地过去了，“维维咖啡屋”成了我们生活中的浪漫一页。

一直到离开校园的前一个夏天的夜晚，我们一群人又围坐在中文系前的大草坪上。聊到深夜，同伴们都不知去了哪里。

陆幼青对我表示要让我们的关系有个转变，我当时斩钉截铁地说：不行。我们还是做一般的朋友。

他说那对他不公平，要我给他两年时间。他对我说，他要当一个作家，不是穷文人，他要做一个写通俗小说的作家，他要赚稿费养家。如果他不成功，两年后我可以离开他。

我被他说得好像已看到了他的成功，于是便稀里糊涂地跟着他往前面走。过了那么多的两年，在我们艰难得有一次我生病发高烧想吃一只生梨都没有钱买的时候，我都没有想过要离开他，现在想来还是源于那中文系的“作家梦”情结吧。

离开校园的那段日子确实过得艰难，心理上和生活上都有很大的改变，无忧无虑的日子过去了，必须实实在在地生活了。虽然日子比想象中艰难，但那种清贫中的快乐却一直让我们难以忘怀。

那几年很多人问我，陆幼青干什么？我每一次都自豪地回答，他写小说。我知道，很多朋友嘴上不说，心里肯定在嘀咕：时牧言好天真，相信陆幼青那么虚无缥缈的话。

双城

时牧言

HAPPY TOWN

前言

我心里最清楚，他没有骗我，他是实实在在地在写，即使他不成功也不是他的过错，因为，天哪，只有我才看到他有多努力。

同学们都戏称我们俩是近亲结婚，我也觉得这是失误，因为在陆幼青的文字面前我是一点儿自信心都没有的。但有一点我很骄傲，每一个艰难的日子都是我们一起度过的，就像他在《生命的留言·写作》一篇中描写的那样。每天夜晚，在九个平方米的小屋里，他背对着我写啊写，我可以做任何事，哪怕看电视他都不嫌我烦，我那时总想要一只电视机的耳塞。

一直以为像陆幼青这样的人是为了读中文系而生就的，跟他在一起有时候连我自己也搞糊涂了，我究竟该不该读中文系？结婚后两年时间，为了他的写作，我们商量了暂时不要孩子。为了让小日子过得好一点，多积累点资金，他写作，而我在家里帮朋友做衣服。用我的审美观和还算能干的双手换取家用，一直到我怀孕八个月才停下来。

说实话，这段日子虽然日后是我和陆幼青谈话中最少提起的，但我知道这是刻骨铭心的。不过，陆幼青他受不了，他是一个男人，他不愿意让他的承诺变成让我来养他养家的理由。

女儿出生五个月后，他对我说他必须停下笔。他说：首先要把日子过好，他要在不为生活而担忧的前提下安安静静地编他的故事。

听了他的决定后，我流泪了。毕竟，他的“作家梦”支撑着我们整个的生活啊，我知道作出这样的决定对他来说有多痛苦！

我帮他收拾好所有的稿纸，也收拾好我们的梦想。后来三

四次搬家，好多东西都扔掉了，但这些稿纸我舍不得扔。好多次我都对他说：可以拿出来发表了，他都摇摇头，笑笑。

一直到1998年8月他第二次手术后未一个月，他又一次对我说，他要写，并且在四十天的时间里写了十五万字的《欢城》。我明白，他的“情结”始终没有离开过他，当作家的梦想始终没有改变过，那是他心底最深的一个愿望。

每写完一个章节，我依然是他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读者。每每跟他开玩笑：原来说开广告公司，天天很忙，我还真的以为你在加班，现在我明白了你在干什么。

说归说，我还是为他的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如此强的观察和思考能力折服。

造化弄人，陆幼青天生就是一个文人！

他具有一个有写作天赋的人的本能，也始终没有停止过他的努力。《欢城》中表现出来的文笔的老练与成熟，还是能让每一个读者感受到这一点。

就像一切的肯定对他来说都来得太晚一样，如果没有朋友的热情相邀，说不定他真的会完成他曾经说过的三个长篇。命运真的很会捉弄人的。

在去年的10月23日他停止写日记之后曾经对我说过，如果还在写，说不定还有支撑，还不会就这么躺下来。我对他说，不要停，你还有很多事要做的，你还有《欢城》没有完成呢，不要把你的结尾带走。我们彼此明白，我们在做最后的努力！我们想用意志的支持让他将生命延长，但我们无力做到，他甚至对着录音机录下了那最后的六千字。

在去医院的前一天他曾对我说：“看来，我是真的无力来

欢城

时牧言

HAPPY TOWN

前言

完成它（《欢城》）了。”我含着泪对他说：“不是我逼着你写，只是觉得如果不让这些文字拿出来，可惜了你的全部心血。”

但最终，陆幼青还是带着他的《欢城》的结局远游去了。

一直到今年的清明，我带着陆天又去陆幼青的墓地前，我们一家三口一起说了许多话。回到家里，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了。我给榕树下网站的朱威廉先生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陆幼青有这么多文稿的事，于是，榕树下的故事又有了延续……

我只能用缘来解释这一切。

也许，这种缘分从十几年前就开始了，而且是注定的。

从心底里感谢朱威廉先生、陈村老师、榕树下所有为之付出辛勤劳动的朋友们。是他们给了我再一次的勇气和信心，让我帮助陆幼青实现他的梦想。当这些文字展现在所有关心着我们的读者的面前的时候，我想，我会真正地觉得安心的。

时牧言

2001年5月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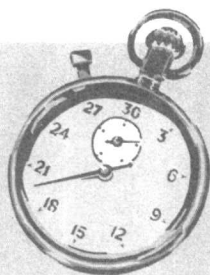
欢 城

HAPPY TOWN

第一节	3
第二节	33
第三节	113
第四节	265
告读者书	271
跋	272

改变人的一生又有多难？很容易，有时候只需要几个小时或者一个晚上，比如像今天晚上。

——红磨坊娱乐世界总管 华为



第一节

欢城

HAPPY TOWN

1998年10月23日

星期五 天气：晴

17:30 — 18:30



HAPPY
TOWN

1

蔡明达胖而有力的手指伸向电源开关，停顿了一下，然后坚决地按了下去。

灯亮了。

不是一盏灯，而是几百盏灯一齐亮了起来，它们照亮的是同一样东西：红磨坊娱乐城。

很多大型灯具这会儿还在咝咝地慢热，等一会，它们会亮得要命，把一切都照得漂漂亮亮。

作为红磨坊的老板，蔡明达固执地为自己保留这个权利，每天晚上，他都亲自开灯，让那些像漂亮女人的眼睛一样迷人的灯照亮这座他引以为自豪的城堡，这城堡从很多方面讲都可称为上海第一呢。

这真是一个妙不可言的仪式。

他自己也不知道这种固执始于何时。二十年前，他在台北开第一家夜总会时好像就是这样了。然后是香港、澳门、河内、海口，现在是上海，是红磨坊！

此刻，蔡明达正斜躺在红磨坊七楼他办公室里那张宽大的意大利伯齐纳皮椅里，这椅子的价钱快赶上一辆普通轿车了，又大又结实，让人印象深刻，且与蔡明达的身材配合得浑然天成。蔡明达总是让第一次见到他的人惊奇，为什么一

个人可以胖到如此境地而无半点迟钝、蠢笨的感觉。有人说是因为他那双似乎能看穿一切、灵活得会说话的眼睛。想来也有道理，全世界的胖子长相都差不多，除了眼睛。红磨坊很多员工私下里还说，他们的老板看上去就挺值钱。

与办公室相连的盥洗室的门开了，一个身材细长却赤身裸体的女孩子从门里面走了出来，像蜻蜓点水一样地在房间里不停走动，把散落在地板上、书桌上、沙发上的衣服一件件穿上身。蔡明达的身体一动也不动，但眼睛却开始忙乎起来，像一架小型雷达似的跟着女孩的身影来回转悠，灵敏而精确，只是比真正的雷达多一点贪婪。

蔡明达在心里无声而欢快地喊道：“还有什么比这样开始一天的生活更棒的？”对一个在娱乐业混迹了数十年的人来说，一天的开始正是在这会儿。

这也是那仪式的一部分，更妙的一部分。

有几次，蔡明达在喝了两杯之后，坦然承认他之所以对娱乐业乐此不疲，除了钱，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女人，干这行的一个显著的好处就是你总可以很方便地找到一些时刻准备投怀送抱的女人或对这些根本不在乎的女人。在这一点上，他认为只有电影导演的职业能与之媲美。

他对女人的兴趣之强烈可以说在娱乐圈内是久负盛名的，有时候他在心里暗自琢磨，觉得自己就像是灶头被直接安在了煤气管上了，连开关都忘了装，只要不断气，永远是烈焰熊熊的。

他母亲对此曾有过一个准确评价。蔡家在台湾也算有点气候，他的父亲和两个兄弟军服上的星加起来比一个四星上将的还多。他们是跟着汤恩伯跑到台湾去的，但晚境要比汤司令好得多，在那些没仗可打的日子，兄弟几个齐心赚钱，倒也家道中兴。他小时候却偏偏连拿着木头枪都会出冷



A
P
P
Y

T
O
W
N



汗，害得他的父亲和几个伯伯感叹不已，多次聚在一起商讨往什么方向培养他。在还没有定论的时候，他已经把家里几个丫环的肚子同时弄大了，搞得端茶送水的个个人腹便便，客人来了，只得把丫头们全轰进房间藏起来，他母亲挽着袖子自己上。气得他母亲迸出一句：“你打了十八辈子光棍啦！”

窗外的灯比刚才亮多了，灯光透过窗帘投射在天花板上斑斑点点，五色纷呈，还真有点像童话中那种城堡。有一次，他心血来潮地对一个也是来自台湾的老友夸口说这里的景色看上去更像是教堂，结果当天晚上就上吐下泻的，吓得他再也不敢往那上面想。

他信的是佛教，没想到别人的上帝也能管到他，他心里明白，这红磨坊里还真有些东西是亵渎神灵的。

女孩忙完后，悄悄地拉门出去了。

蔡明达开心地哼了起来：红磨坊，红磨坊，多情夜……突然，他的哼唱被自己一阵突如其来的大笑打断了，他想起了一件有趣的事情：他曾经在台北等几个地方都申请过以红磨坊的名称开业，但都未获批准，法国的红磨坊作为一个色情胜地实在是太有名了。没想到在内地这一申请竟然毫无障碍地通过了，因为这符合中国的工商法规。

他十分希望这个名字会给那些知道红磨坊这个典故的顾客以足够的暗示，在这一点上，他好像成功了，开业以来的赢利状况证明了这一点。

他有点吃力地从椅子上挣脱出来，走到窗前，观察了一下外面的情况。

天渐渐地有点黑了，但没有风，估计气温也会令人舒服，算得上一个美好的周末之夜。

蔡明达满足地想：此刻，在这座巨大的城市里，肯定有

很多人正从各个角落向这里赶来。

2

华为的一天也是从这会儿开始的。

此刻他正从睡梦中慢慢醒来，意识一点点地在恢复，就像一台电脑刚开机的那一刻。

房间里不合时宜地开着冷气，温度大概只有十五六度，好在床上的寝具也像是冬天用的，被子又大又厚。

华为睡成一个“大”字，不过是面朝下的，像是被沉重的被子压扁了似的。这会儿他正迷迷糊糊地伸手往身边摸索，过了好一会才意识到身边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他一下子清醒过来，猛地坐了起来，双手抱膝坐在床上。

他想起来了，自己并没有睡在家里，而是呆在离红磨坊不远的一套租来的小公寓里。他睡在这里的原因是一个月前他的妻子维拉把他赶了出来，说：“你去跟你的红磨坊睡吧。”一时间，他为自己刚才下意识的动作有点恼火。在过去，这种刚刚睡醒后下意识的抚摸往往会变成又一次的温存，而现在只是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睡在床上，盖着房东提供的能把人热死的厚被子。

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近一段时间以来，他就像一只坏了的钟，把时间什么的弄得一团糟，跟维拉老是合不了拍，每当他精神抖擞的时候，维拉却总是像只偷喝过酒的猫。他知道尽管两个人谁都不提这事，但这却是冷战的起因。想到时间已过去了这么久，自己居然还没有忘掉这个习惯，他真是觉得有伤自尊。

空调依然开着，华为把白色的被子拉过来，披在身上，



A

P

P

Y

T

O

W

Z